



HIPPY 计划：“以家庭为中心”的澳大利亚学前教育

江露露^{1,2}

(1.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0; 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1969年 Avima Lombard 教授和她的团队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创立了 HIPPY 学前教育项目,此后在多个国家内得到推行,文章主要介绍 HIPPY 计划在澳大利亚的开展情况。1998年 HIPPY 计划进入澳大利亚,2007年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该项目的潜力,于是介入 HIPPY 计划当中并开展了一系列推进行动。澳大利亚政府对 HIPPY 理念的认同和创新及其全面成熟的运作体系,可为现阶段我国大力推广学前教育提供适合的国际项目经验。

关键词: 澳大利亚; HIPPY 计划; 学前教育; 家庭中心

中图分类号: G6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04-0001-05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4.001

HIPPY: A “Family-centered” Pre-school Education Item in Australia

JIANG Lu-lu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HIPPY is a pre-school education item that developed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in the 1969 by Professor Avima Lombard, and was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in many countries as an international progra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ase of HIPPY in Australia, mainly focusing on the series of promoting actions aft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enrolled in HIPPY in 2007. Besides following the international HIPPY idea, HIPPY in Australian are creative, and its mature operational system can be a good international program experience for our country.

Key words: Australia; HIPPY Program; pre-school education; family-centered

1969年, Avima Lombard 教授和她的团队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创立了 HIPPY 学前教育项目,最初目的是希望给来自北非和亚洲的以色列移民家庭儿童提供相应的学前教育支持。Avima Lombard 教授童年有过从美国移民到以色列的移民经验,因此,她希望能够寻找到帮助移民家庭改善家庭教育环境的可能途径,进而创立了“为学前儿童提供教导的项目”(Home Instruction Program for Preschool Youngsters, 简称 HIPPY)。起初该项目依托希伯来大学研究所开展试点工作,推行后获得了社会方面的正

面评价,很快以色列教育部将其正式采纳为国家项目,主要侧重于为处境不利的以色列难民家庭提供儿童学前教育支持。^[1]1980年, HIPPY 每年能够为一万五千个以色列家庭提供学前教育支持,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保守估计应该有超过十五万的以色列家庭得到过此项帮助^[1]。1983年, HIPPY 在土耳其成立了国际推广办公室,旨在将 HIPPY 理念推广到全世界,让更多处境不利儿童获得教育帮助,现如今她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项目。^[2]目前, HIPPY 已经在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阿根廷、德国、以色列、意大利、南

收稿日期:2016-02-09; 修回日期:2016-03-02

作者简介:江露露,女,广西柳州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学、教育史。

非、新西兰、美国等10个国家开展。^[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2007年的EF(Education for All)全球监测报告当中提到HIPPY计划的作用:“这一项目给父母提供了相关的支持和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他们作为有效第一教育者的角色。”^[4]

本文主要介绍HIPPY计划在澳大利亚的开展情况,特别是2007年澳大利亚政府介入HIPPY计划后开展的一系列的推进成果。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澳大利亚HIPPY的内涵被解读为更重视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互动,因此,该项目被表述为“家长和孩子的在家互动项目”^[5],即:The Home Interaction Program for Parents and Youngsters。澳大利亚HIPPY全面成熟的运作体系可以为现阶段我国大力推广学前教育提供适合的国际项目经验。

一、澳大利亚的HIPPY计划简介

HIPPY项目在澳大利亚得到政府资助、投资人投资,通过鼓励社区家庭参与以及严格的财务运营制度,收到很好成效;它忠于HIPPY国际项目的总要求,在执行理念、导师、儿童配比和培训时间及频次等方面均遵照国际项目的设计和安排。

(一)HIPPY国际项目的总体要求^[3]

1. 教育哲学理念

HIPPY计划设立的初衷基于两个哲学理念:第一,家长总是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一切;第二,父母儿童在教育上有纯生物学上的关联,例如,孩子会“天生”的从父母和周围的世界中开展学习,而父母则会通过一些“连接”来教育他们的孩子。

2. 导师和儿童的师生比

HIPPY在各国的合作者一般情况下应该为每180个家庭提供配备10—20个家访导师,具体数字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参与项目的家庭,儿童年龄通常在3—5岁之间。

3. 培训时间和频次的要求

项目介入的周期总体是两年,具体培训安排包括:两周的合作伙伴服务前期培训、两天的地方前期服务培训(针对家访导师)、每周3—4小时的家访深入参与、每周1次的家长小组活动(1小时)以及家长孩子工作坊(2小时)、每天15—20分钟家长陪伴儿童时间(每周5天)。

(二)澳大利亚HIPPY理念的特点

澳大利亚HIPPY是由政府的社会服务部主推的学前教育家庭支持项目。在儿童开始正式学校教育之前,家长和其孩子(年龄4—5岁)可以加入到

“以家庭为互动中心”的项目当中来。HIPPY介入家庭的时间为两年,通过开发融入家庭日常生活的模式来优化早期儿童的学习环境,并努力帮助儿童的照顾者(通常是父母或照看者)成为儿童的第一个好老师。每个家庭的参与者将会在一系列结构化的活动设计中逐步学习如何搭建早期教育的学习架构,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为将来儿童进入小学学习做好充分准备。实际上,澳大利亚的HIPPY与国际HIPPY项目相比,不仅仅关注儿童,而且尤其关注家庭中父母与儿童的互动情况及家庭氛围的营造,这也是HIPPY澳大利亚本土化的特点。

(三)澳大利亚HIPPY参与过程的“三阶段四水平”

澳大利亚HIPPY项目人员在调研之后认为,家长参与学前计划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三阶段四水平”。

澳大利亚HIPPY引入家长参与的理念是基于McCurdy和Daro两位学者在2001年给出的“家长参与教育的概念模型”。他们指出,家长参与儿童教育活动会出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参与”;第二阶段是“实际参与”;第三阶段是“持续参与”,而在每个阶段都会存在包括个体、服务方、项目、社区邻居这四个水平的系列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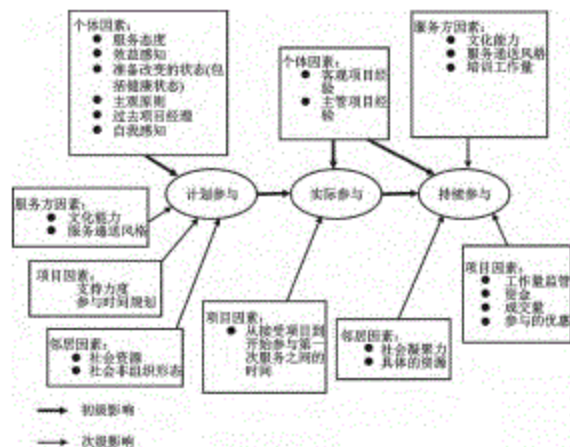


图1 家长参与的概念模型^[6](McCurdy & Daro, 2001)

如图1所示,HIPPY计划尤其注重建立在正规机构(如学校、幼儿园)之外的家庭参与,因此,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项目特点,尤其积极关照家长的意愿、动机和参与力度。政府知道HIPPY能否得以执行,最关键的因素就在“家长”,因此,需要全面分析家长在整个项目中可能面临的处境。

图1中三个椭圆表示家长参加儿童活动的“三个阶段”:计划参与、付诸实际行动、肯定项目价值并进行持续不断的参与。“三个阶段”是在时间序列中

开展并逐步推进的,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家长单方面的想法问题,而是一个包含了“家长—项目”互动的复杂过程。过程当中还会有诸多的影响因素,例如,图1中罗列出的两类箭头标识:粗箭头表示“初级影响”,细箭头则表示“次级影响”。初级影响从“参与计划”开始,被分解为影响个体参与整个项目的子因素,并且项目评估认为此时的个体因素将会是直接导致家长是否会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重要原因。此时,家长整个项目的感知理解尤为重要,例如:项目是否友好、是否有不适或压迫感、自己目前对现状是否有改变的意愿(包括自己的健康是否良好)、项目价值理念是否与自己的思想原则相违背、过去参与类似项目的经验、自己的整体感觉等等。当然,在这些初级因素之外,还会有一些外部的次级因素影响,包括:服务方的文化及经验递送能力、项目本身的支持力度和时间计划、邻居因素等。当以上因素都获得了积极正面的评估结果时,家长将会有很大的意愿参与到这个教育项目当中。家长实际参与项目之后,他们对项目的具体内容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在实际参与过程中也会积累各种体验,从而构成更为完整的个人因素。当然,这些来自个人的因素仍然是影响家长是否过度到第三阶段的“初级因素”。项目方的因素也会直接作用到了家长身上发挥影响。另外,还会有其他的诸如服务时间、周期的因素构成次级因素。最终,家长是否会持续参与项目成为长期的坚持者,这就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了。实际上,如图1所示,第二阶段家长的项目参与经验和个体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来源,而其他因素作为次级因素也会对第三阶段的持续开展有所影响。通过这个模型,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家长参与儿童项目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当然,这个模型也为澳大利亚 HIPPY 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我国推广学前教育项目同样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HIPPY 还需要考察对项目持续开展的四个方面影响^[7],因为这与家庭参与该项目的持续性密切相关,这四个方面包括:HIPPY 项目自身的设计和结构的合理性、儿童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能力建设和反馈、真正提升父母作为“第一个教育者”的自我效能感、解除弱势家庭的生活压力。例如,父母的压力会与一段关系的破裂密切相关,进而可能影响到在尝试开展 HIPPY 时他们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又会影响到儿童在 HIPPY 活动过程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感受。这种因关系破裂而引起项目

中父母与儿童的负面经历都会导致父母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教育好他们的孩子以及自己是否有能力参与好这个项目。因此,需要充分意识到导致父母退出项目的原因,并进行及时疏导,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预防机制。这是 HIPPY 项目能够在澳大利亚持续开展的原因所在。

二、澳大利亚 HIPPY 计划的国家政策法律保障

HIPPY 计划目前能够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积极推进,得益于澳大利亚拥有与儿童相关的系列政策法律。澳大利亚有专门的“儿童支持计划(The Child Support Scheme)”,目的是确保每个儿童能够获得适当水平的资金支持,该计划(Scheme)会通过两个机构来落实这一保障:一个是社会服务部(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简称 DSS);一个是儿童支持机构(The Child Support Agency,简称 CSA)。前者提供政策法律支持,后者提供管理和

服务。在社会服务部的努力下,澳大利亚与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文本目前已经有十多部^[8],在这些法律规定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针对早期儿童的教育提出了“国家早年学习框架(National Early Years Learning Framework,简称 EYLE)”,这个框架当中有五个明确的学前教育学习目标:强烈的身份认同;与所处的世界相连接;感觉状态良好;自信和积极投入学习;有效沟通技巧。无论是公立教育还是私人教育,所有设计的课程规划、教学安排以及最后实施评估环节都应符合这五个学习目标。

三、澳大利亚 HIPPY 计划的目标及受益者

澳大利亚政府介入 HIPPY 计划后有更为具体的总目标,既考虑儿童需求,也衔接家校,同时,为家庭中的父母提供了教育自信和工作机会,这是一个总体收益的项目设计。

对儿童的好处包括:鼓励儿童热爱学习;增加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愉快感和良好表现的机会;提高语言、计算和听写技能;建立学习中的自尊和自信;改善父母与孩子的交往方式。

对家庭的好处包括:帮助创建在家学习环境;增加父母关于儿童发展的知识,以及儿童如何学习的知识;给父母提供与自己孩子积极共处的机会;能够让父母主动参与到子女的教育活动当中;增加父母

与其他社区成员的会面机会,并提高他们的参与感和接触频率;增强父母的自信;对家庭关系有积极正面影响;增加当地雇佣和培训机会。^[9]

四、澳大利亚 HIPPY 具体开展内容及影响

(一)学习活动

HIPPY 的学习活动主要从家庭导师培训开始。学习活动首先会由家庭导师对家长或儿童看护者进行培训,然后由他们将活动带给儿童。入户培训每天只需 10—15 分钟。为了提高儿童阅读兴趣,项目额外设计了让家长增强教育自信和技巧的培训内容,希望为家庭营造更好的正面学习环境。

HIPPY 开发的课程会通过活动盒子的方式逐步呈现。家长们在整个为期两年的 HIPPY 计划中会得到包括 45 个小零件的学习盒子(包括各种形状的玩具和短小的读本),还有用于指导学习的其它材料。项目介入的第一年,项目方会给儿童提供 30 个活动盒子,按照每个星期推进学习内容,这些活动盒子涉及了包括读写、算数和运动技能的学习内容。第二年将会提供 15 个项目盒子(每两星期一次),并且为家长增加儿童学习和发展的相关信息和经验。^[7]

值得指出的是,HIPPY 计划是由每个地区的非盈利组织主导实施的,而项目中受雇的家庭导师则会直接住在社区当中,与家长一起工作,并通过频繁的家访等方式来推进项目的开展。这种方式实际上是让项目家庭的父母更多地参与到项目进程当中,因为家长们本身就住在本地,当他们成为项目的“雇员”时,就具备了地理上的便利,同时,由于拥有相关的项目参与经验,他们也可以更好地指导新家庭适应和参与 HIPPY 计划。

(二)实施原则

2009 年 HIPPY 计划设立了十条工作原则,目的是确立项目执行时的信念。

1. 让所有儿童学习;
2. 所有儿童的成熟都会经过同样的发展区域,并且学习和发展是多维度和相互关联的;
3. 所有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发展;
4. 家长是孩子最早并且是最为重要的教育者;
5. 家长有能力并且可以教育他们的孩子;
6. 家长有能立并且可以教育其他家长;
7. 当家长理解了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时,儿童的

学习就会得到提高;

8. 当家长开始考虑到如何为儿童准备适合的学习材料和注重自己的教育技能时,他们在支持儿童学习方面的能力会得到提高;

9. 提高儿童和家长的归属感,并尊重和认识到多元性;

10. 关注家长和社区的关系,建设一个能够照顾和教育家中孩子的家庭资源。

上述十条工作原则当中有六条与家长密切相关,可见家长在儿童学前阶段的重要性。

(三)实施特点

1. 家庭中心的学前教育两年介入支持:在两年的学习活动当中,儿童和父母将会获得 45 种学习活动盒子,这些学习活动盒子会以游戏的方式出现,避免僵硬、教条的传统教学。

2. 角色扮演的学习方式:家访导师和父母的交流学习将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开展教学。让家长和家庭导师分别扮演“儿童”或“父母”,然后在扮演的角色里面贯穿 HIPPY 理念,这样父母就能够借助换位思考理解儿童,从而更好地为儿童提供学习环境的支持。时间大约是每天 10—15 分钟。

3. 让家长 and 看护者成为最好的家庭教师:HIPPY 最终目的是希望家长或儿童的照顾者能够更有能力、更为自信成为儿童的第一个好教师,而这种能力和自信的建设就应该来自家访导师。家访导师是 HIPPY 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会为每一个父母展示如何在家里给孩子提供学习环境,发挥教育的能力。新的家访导师通常会与有经验、有资质的导师合作学习一周,学习各种家访和培训的技能。

4. 家访和父母小组:家访模式和父母交流小组的设计意图是为了让家长能够更多地参与到项目当中,通过给予支持和强化手段确保家长们通过交流能够学到较为全面帮助儿童学习知识和技能,这个参与过程会伴随着儿童学习活动的开展而进行。

5. 无处不学习——在日常生活里寻找家庭环境中的学习机会:HIPPY 计划通过开展一些过渡学习项目让学习活动逐步迁移到每天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这样为期两年的项目介入不会因为两年后的撤离而中断,反而会因为提供了两年的支架式服务逐步帮助父母建立起能力和自信,改善儿童的学习环境,为其进入学校教育做好准备。

(四)自我改进的实施建议

澳大利亚 HIPPY 计划通过问题分析和经验总结,提出了来自实践的自我改进建议^{[7]41-42};条件成

熟时可以将原计划中支持4—5岁儿童的年龄提前到3岁,这也符合国际HIPPY原初设计的年龄范围;在现有的导师培训基础上改善家庭导师制度,让家长获得更好地培训资源;注意到不同家庭文化差异背景,提供適切培训内容;鼓励当地政府为经济方面处境不利的家庭提供雇佣机会;让地方组织能够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开展多样化的满意度评估;注意反馈,尽早发现问题;让家长和孩子在该计划当中获得更多提高;采用直接或间接方式激励那些仍然还在犹豫的家长;采取更有效果的实践策略来实现导师和家长之间的培训关系,提升导师们的教学热情。

五、总结与启示

HIPPY计划在国际上实施已有三十余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实践运作都建立在对HIPPY理念的认同基础之上。由于各国政府在HIPPY计划中所投入的经费和政策不同,政府在项目中介入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HIPPY在澳大利亚的运作模式从私人公司独立运营转向了公私结合、政府主导的政策,这为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整个学前教育提供了切实的操作指南。分析澳大利亚HIPPY案例,可以发现它对我国当前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以下启示:

(一)“以家庭为中心”可以成为政府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另一个思路

通过澳大利亚HIPPY个案,可以发现政府支持学前教育可以在正规学前教育机构(如幼儿园)之外开展,即在儿童最常生活的家庭环境中开展。政府通过项目介入的方式可以让家庭同样变成科学、规范、良好的学前教育场所。

(二)学前教育不是小学教育的向前延伸

学前教育小学化是当前中国幼儿园典型的问题,但学前教育不应该是小学教育的向前延伸,而应该具备“学龄前”儿童的自身特点。我国学前教育主要依托幼儿园开展,这是近代学制改革时主张幼稚园依附小学的历史发展结果之一,因此,难以完全避免小学化的倾向。HIPPY计划给我们提供了幼稚园之外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通过以家庭为中心来开展学前教育,既避免了直接来自小学教学目标、课程计划的相关影响,同时,通过活动盒子的推进、环境的构建来改变家庭日常生活的样貌,让家庭发挥出学习环境的功能,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思路。

(三)国家要尽快完善保护儿童的相关法律法规

澳大利亚与儿童相关的法律有十多部,目前还在不断地修订完善,切实保护了儿童的权益和需求。而我们国家除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外,专门针对儿童权益的法律还有待加强,因此,为儿童立法应该成为学前教育的一项重要事业。目前,有限的非法律文本很难解决现实当中儿童面临的各种困境。

(四)搭建开放的网络资源服务平台

除了HIPPY以项目运营为目的的网络平台之外,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还围绕如何养育儿童提供了MyChild之类的育儿官方指导网站,连接了丰富的网络资源,为边远地区家庭提供信息分享和交流平台。

(五)学前教育应该发挥整合家庭教育资源的重要功能

为儿童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学习环境是HIPPY的核心理念。对于处境不利的家庭而言,在强调父母作为第一位教师的重要性并为其提供能力和自信建设的同时,依然应该现实地考虑这个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及父母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澳大利亚HIPPY计划正是在2013年注意到了贫困家庭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才考虑将这些父母纳入到整个项目进程当中,为他们提供与项目相关的工作机会。这种做法一举两得,既有效地将家庭人力资源整合到项目当中,也让家长之间的经验交流更为密切和充分。

(六)注重贫困、边缘及少数民族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均等问题

为贫困、边缘人群及少数民族儿童提供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学习机会与发展机会是现代政府应该努力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要多考虑来自处境不利家庭的特殊情况,给予政策设计上的公平待遇和支持。

(七)借鉴和移植国际化的学前教育项目经验

澳大利亚并不是第一批加入HIPPY计划的国家,但在2007年之后却借助政府的推力让本国的学前教育获得了快速推广和发展(目前还在持续不断的增扩项目社区),可见借鉴较为成熟的国际项目经验的重要性。对于我国而言,现阶段除了不断探索探寻新的学前教育发展模式之外,的确还应该借鉴和移植富有经验的国际学前教育项目,这样才能够快速惠及千万学前儿童的现实之需,为其提供相应保护和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

(下转第10页)

是教师在幼儿操作活动中的“助”，最后才是活动中教师的有效“干预”。

教师干预的越少，孩子自我表现的空间就越大。教师要“将我想让幼儿如何游戏”的观点转变为“我想知道幼儿如何游戏”；变“游戏内容的创造者”为“幼儿游戏的欣赏者”；变“游戏计划的执行者”为“游戏材料的调整者”；变“游戏主题的指挥者”为“幼儿兴趣的追随者”^[10]。在孩子开始游戏的时候老师先不要干预，干预的越多幼儿可玩的情节就减少了，孩子之间也会趋于模仿雷同。所以首先要把游戏自主权还给孩子。教师介入孩子的游戏行为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看了没看懂，看不懂的情况下，教师不用去介入。这时教师要相信孩子会自我挑战自我发展；另一种是教师能看懂，孩子也有教师介入的心理需求，这时教师的即时介入就有可能助推和提升孩子的发展水平。另外还有一种回应是非即时回应，这种回应是基于对幼儿游戏的连续观察和对幼儿游戏行为的整体分析做出比较全面的回应。比如针对幼儿的某种游戏行为，游戏的环境与游戏材料、课程与教学、生活环节、家园沟通等方面各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因此，“适切性回应”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是否需要回应；二是采取即时还是延时回应。正确答案在根本上还取决教师对幼儿游戏状态感知理解的敏锐性。

总之，游戏精神是一种幼儿园游戏最本质和最不可缺少的内涵，它是游戏中凌驾于形式与内容之上的灵魂与生命力，它是人真正掌控自身活动自由的生命状态，它应当成为贯穿全部幼儿教育实践和所有活动环节的主线。当游戏精神弥漫在幼儿园的时空中，弥漫在幼儿园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

和幼儿都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游戏过程中，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就会成为一种自由自主的、师幼共同倾情投入的活动，在自由的氛围中，幼儿才能切实感受到内在价值的圆满丰盈，教师也真切地付出与收获与幼儿游戏共处中的智慧与真情，师幼之间彼此信任和帮助、彼此欣赏和激励，这样的幼儿园生活就是充满游戏精神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蒋孔阳. 德国古典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86.
- [2] 胡伊青加. 人: 游戏者[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9.
- [3] 黄进. 论儿童游戏中游戏精神的衰落[J]. 中国教育学报, 2003(9): 28-31.
- [4] 陈宁. 用自由的游戏点亮孩子的生命——访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游戏与玩具专委会主任 华爱华[J]. 早期教育(教师版), 2009(12): 16-19.
- [5] 蒲月娟. 幼儿园学习与非学习活动中师幼互动现状[J]. 比较学前教育研究, 2009(3): 40-43.
- [6] 约翰·杜威. 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 姜文闵,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173.
- [7] 丁海东. 游戏的教育价值及其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实现路径[J]. 学前教育研究, 2006(12): 32-34.
- [8] 刘晓东. 我们为什么要解放儿童[N]. 中国教育报, 2010-1-11(2).
- [9] 梁巍. 适宜发展性教育[J].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 2008(5): 56-58.
- [10] 丁丽亚. 大游戏 活课堂——玩出属于每个孩子的幸福童年[J]. 好家长, 2015(8): 56-57.

【学术编辑 甄丽娜】

【责任编辑 张雁影】

(上接第5页)

【参考文献】

- [1] Avima D. Lombard. Success Begins at Hom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Home Instruction Program for Preschool Youngsters[M]. Guilford, CT: Dushkin, 1994.
- [2] Early History[EB/OL]. <http://www.hippy-international.org/about-hippy/early>
- [3] 国际 HIPPY 项目宣传手册[EB/OL]. http://www.hippy-international.org/images/broch_hippy_12.pdf.
- [4] UNESCO cites HIPPY in its EFA (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R]. 2007. 转引自国际 HIPPY 项目宣传手册.
- [5] Home Interaction Program Parents And Youngsters

Hippy[EB/OL]. <http://www.hippyaustalia.org.au>.

- [6] McCurdy, K & Daro, D. Parent involvement in family support programs: An Integrated Theory[J]. Family Relations, 2001: no. 50, p. 113-121.
- [7] Fatoumata Diallo Roost, Nicky McColl Jones, Malita Allan and Eric Dommers, Recruiting and retaining families in HIPPY: Final Report[R]. 2014.
- [8] The Child Support Scheme[EB/OL]. <http://www.dss.gov.au/our-responsibilities/families-and-children/programs-services/the-child-support-scheme>.
- [9] Home Interaction Program for Parents and Youngsters, Research[EB/OL]. <http://hippyaustralia.bsl.org.au/about-hippy/research>.

【责任编辑 张雁影】